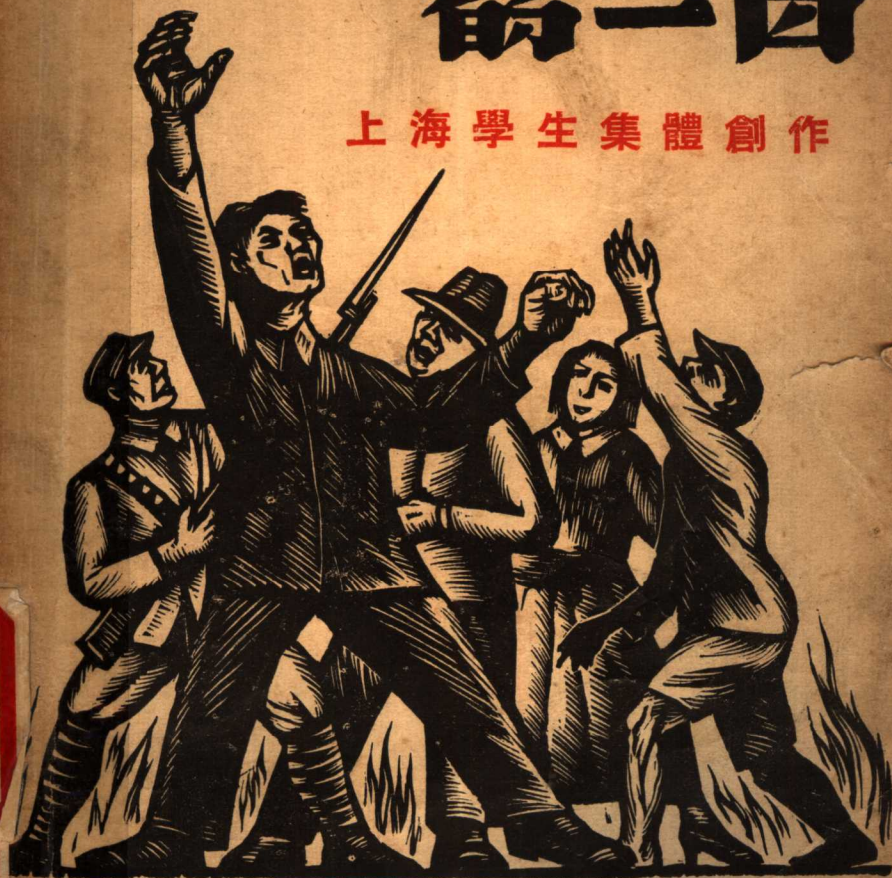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抗戰

## 的一回

上海學生集體創作



學生生活社編

**抗 戰 的 一 日**  
**上 海 學 生 集 體 創 作**

學 生 生 活 社 編

1 9 3 8

## 前 記

在同學心中懸念了許久的『抗戰的一日』，現在，居然能夠出版了。這在繫念着它的同學們是一件莫大的安慰，在我們負編輯責任的人，則好像有一種咎愧莫勝的情緒；因為，自從徵稿到現在，時間上差不多是半年過去了，而在這本書的整理上，雖然校閱，編排，設計都費了很大的苦心，終因為我們都限於時間和精力，容有未能十分滿意的地方，所以行將出書的時候，反而充滿了憂懼的心理。這，在如今，就只有等待同學的批評了。

這裏，所收的文章一共是三十一篇，合計一百三十頁。對於內容我們在此地不願意講說什麼，如果真的要有人在文章的文筆以及詞藻上有所論列的時候，我們也都聽其自由。不過，我們願意向同學們一提的，是：在這些容或不太『夠格』的文章裏所傳達的蓬勃熱烈的情緒，在那種亂離滄桑的劇變中，雖然家產生命都陷於絕望的環遇裏，而那樣的忘我，赤誠，完全不從一己的利害出發，慷慨激昂

像海燕一樣起來迎接這個偉大時代的來臨的精神，是深值得我們玩味的。這是我們每個青年人應該具有的偉大處，是我們今後應該發揚，培養起來的人格。我們當前所處的是一個所有民衆遭受磨鍊與戰鬥的時代，因驕傲與虛榮而成為偉大的時期已經逝去，當今必須的，是豪俠向上，與公衆同奮鬥的事業。這，也就是我們跨過這個時代而不受淘汰的方法。如果說，本書的貢獻何在，那麼，這就是它在其貢獻中最大的一點。其他，我們不想列舉，因為每個作者認真，切實而且生動的記述，比前記中任何方式的說明都是更有其不會磨滅之處的。

最後，我們要向本書的三十一位作者，和幫助這本書付排出版的同學致謝，因為他們才是這本書的主人，他們把許多我們在澎湃的激流裏很容易失去的情景，又活現地刻在我們的記憶裏。

編輯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。

## 抗戰的一日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滬戰爆發的時候·····     | 風    |
| 八月十三日·····       | 力 之  |
| 八·一四·····        | 念 萍  |
| 八月十八日·····       | 許崇道  |
| 投模範大隊·····       | 朱 清  |
| 在□□救護院中·····     | 激 流  |
| 九月十日·····        | 攘 夷  |
| 出發演劇——九月十八日····· | 烈 陽  |
| 朋友·····          | 陳建復  |
| 咆哮的羣衆·····       | 萍 燕  |
| 十月十日·····        | 魯 波  |
| 送別好友·····        | 夏 星  |
| 寧海艦的沉沒·····      | 何 敬  |
| 十月二十六日·····      | 歐陽左軍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武漢的一日·····      | 燕 寧  |
| 錫滬途上·····       | 孤 雁  |
| 逃難·····         | 無 名  |
| 十一月十一日·····     | 波 萍  |
| 十一月十三日·····     | 燈 紅  |
| 再見了，故鄉！·····    | 雷 英  |
| 在傷兵醫院裏·····     | 戴滄洛  |
| 轟炸的一日·····      | 鋒    |
| 祖國的青年們，起來！····· | 元 卿  |
| 一月十二日·····      | 水 音  |
| 到收容所去表演·····    | 郭敏之  |
| 傷兵殘廢醫院慰問記·····  | 剛 中  |
| 三月廿八日·····      | 堅 真  |
| 憤·····          | 沙 菲  |
| 逃難·····         | 毓 茂  |
| 期待着這樣的一天·····   | 孫 萍  |
| 南行輪上·····       | S. 白 |

## 滬戰爆發的時候

風

八月十三日是各校放暑假的時候，那時我正住在虹口兆豐路學校裏，事先有許多同學勸我不要去住，因為那兩天空氣已經很緊張了，但是我想在校中可採取團體行動，同時校中是有很多同學在住的，他們都對我担保校中會和一二八時一樣的平安，這更增加我的信心，直到八月十二日火藥氣才逐漸濃厚起來，有很多在忙亂的搬着家，在我們那一帶的居民還沒有任何動靜，因此我們也就不動。當時大家很想在校內組織一個團體準備支持到戰後，但是只有一二個同學贊成，結果是失敗了。

八月十三日立報上載着下午四時局勢可有重要的決定。我們想一定是「打」，都尖起了耳朵在靜待第一響槍，下午三時左右，聽到了，同學們互相傳告，同時商量如何辦法，有的主張留校，有的主張回去，恰巧校長跑來，他說：「戰事已開始了，大家最好回去，但校中一二天內決

沒有危險」。我們聽了這話便決定仍留下。

這一天（十三日）下午只聽着零落的步槍與炮聲。登高一望，閘北一帶火光燭天，只是在遠處看又顯得渺小。夜間下雨，把二三處的火場澆熄，槍炮聲也大為減少，似乎已入休戰狀態之中了，偶而傳來一聲炮吼，打破了這黑夜的寂靜。

黎明時便大不同了，攻擊的時辰到了，激烈的槍炮聲與密集的機關槍聲響個不停，炮聲每半分鐘一次，而且越來越逼近，夜中已熄的火又燃了起來。

今天天氣很好，很早就聽見空中的馬達聲，槍炮聲與炸彈落地的爆炸聲，有的同學偶而跑到房頂上去瞭望，但在飛機飛過時則又馬上跑下來，恐怕機關槍掃射，四圍的高射炮在天空構成一朵朵美麗的烟雲，離我們太近的，幾乎就在我們頭上，因此當一次激烈的高射炮彈爆炸在空中時，我們全體連工友共約卅餘人都逃到隔壁的倫敦會去，希望能藉一面英國旗來保護生命。剛走進倫敦會的籬笆，忽然有三架單翼飛機從我們頭上飛過，四面八方的高射炮齊發，上面迅速地放下五顆炸彈，我們的目光隨着炸彈落

地，又看着它升起一團火，只是毫不感覺到它的爆炸力。我們當時一種成見，以為凡是來轟炸的必是日本飛機，但後來打聽才知道那三架實在是我們中國的飛機。大家都很高興。然而我們自己怎樣辦呢？我們已決定一齊回租界。於是立刻利用那尚未割斷的電話，向各方請求派車來。結果只是徒勞無功。不過巡捕房却答應派一輛車來，大家跑到門口一看，原來是輛機器腳踏車，笑話，這如何可以帶我們卅幾個人同走？事情是這樣決定的，倫敦會裏的一個外國女人和我們一個女教員趁車走，其餘的人由巡捕帶到匯山捕房去，一路沒有什麼，只在匯山捕房看到一個被炸彈炸死的人，鮮紅的血還在躺着。

到了捕房，巡捕不管了，捕房也不管了，看樣還需要自己走過橋，說不定到了晚上捕房會把我們攆出去的，商定之後，我們便趁外白渡橋開放的當兒，三三兩兩的夾在難民中間，跑過了橋，人非常之多，過了橋又看見大堆人仰着頭看飛機打架，不過總而言之，我們始終覺得戰區比租界好，只是缺乏一個組織。

## 八月十三日

### 力 三

中飯後，因為同學們都逃跑得精光了，那麼寬闊的校園裏，宿舍中，祇剩下我們幾個人，實在苦悶不過，便僱了一輛黃包車，直朝着上海跑。

從真如到上海，平時是用小火車和公共汽車交通的，現在忽然間從南京新開到許許多多的軍隊，因而停止下來，黃包車也因為被新開到的部隊雇用裝載軍需品了，所以價錢提得很高，但當時因為要到上海的心太急，也顧恤不了這麼許多。

我和一位朋友馮君，兩人同共一輛車子，一跨上車，車夫便抓着兩條車手，開步盡管往前面跑。

一路上都是提箱帶篋，肩兒背女的行人，搬呀！他們因為戰爭的威脅，大家朝着一個目標——上海——跑。路兩旁的小道上，不時的看到一隊一隊三五成羣的保安隊巡邏警戒。情形是夠緊張的。我和馮君默默地坐在車上，讓

猛烈的太陽光在我們頭上無顧忌的自由施威。在每個十字街的交叉口，都堆積了很高的沙袋和鐵絲網，這時車子已轉入直通北站的一條馬路上跑了，但路上很少行人，不，簡直看不到一個人影，車夫口裏嘖嘖咕咕的嚷着，這裏戒嚴，那裏戒嚴，然而，始終沒有什麼人阻止我們的去路。

車離開北站近了，兩路管理局的高廈就兀立在目前，好，忽然間意外的事體發生了。

在一個巷隅裏一閃，很迅速的跑出兩個保安隊的兄弟，攔阻了我們的去路，不到一秒鐘，愈來愈衆，漸漸地把我們整個兒的包圍着了，裏面一位班長派頭的用了客氣的北平調請我們到駐紮所裏去談話，他們是誤會了，以爲我們是怎樣重要的角色，這時我和馮君面面相覷。他的面色已有些發白了，但我還是鎮定着，堅持着有話盡管在外面說，何必要到駐紮所裏去呢！但終究却不過他們的『請求』，——就說是『請求』吧。

一脚才跨進駐紮的大門，情形頓然間不同了。七手八腳的把我的帽子拿下來。

『你們要檢查？』檢查是我意料中的事，但這時，我

還是故意裝着不知道，向他們問。

「不，我們看看……」。

「請你們停止檢查吧！我們不是間諜」，我這樣說着，便從兩裝褲袋裏拿出學生證結他們看，差幸臨走時記憶帶學生證在身邊，這時我心裏十分的得意，我能夠如此的鎮定。

「對不起，原來是自家人」，學生證經過他們檢查後，知道我們確是學生，便放我們出來，臨走時，還對我們連說了幾個「對不起」，「自家人」。

從保安隊駐紮所裏出來，就朝着租界裏跑，糟糕，這時我們方才發覺通過租界的鐵門已經封閉了，並且堆了沙袋和鐵絲網。

馮君這時更顯得恐慌了，他的面色更加變得蒼白。幾乎成一個完全沒有主張的人，一切只是緊跟着我，我向前進兩步，他也跟着移動兩步，我停止了，他也停止下來，也許是「計窮智生」吧！在沒有辦法中，我想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來了，我一手挽着我朋友馮君的手，示意他跟着我走，很迅速地走進一家交界的麵店裏去，出了後門正好

是租界了，當時麵店老板雖然嚕哩嚕嚕的說了什麼租界當局要干涉的話，其實這時候那裏管得這麼許多，一溜烟便跑了，弄得他也沒法怎樣我們。

「哦！天！我們到天堂裏來了」，馮君長長地呼了一口氣，進了租界，滿街都是人山人海，胆子也壯了起來，很安詳地和馮君跳上了到南京路去的一路電車，直往南京路去。

在永安公司門前下了車，意外地逢到幾位早幾天出來的同學，從他們手裏接到中午號外來看，原來號外上巴大字特載着兩軍火併的息了，

下午四點多鐘，在法界隱隱約約地已經聽到大炮的怒吼了，大概每二分鐘一發吧！

哦！八月十三，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天啊！我永遠會記牢着這天，猛烈的炮火，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頭腦裏燒了一個大大的，血紅的烙印。

英勇的戰士，用了他們雪亮的刺刀，蘸着敵人的鮮血，寫成的這歷史的新頁，今天正是這新頁的開頭！

一九三八，一，卅，於上海。

## 八 · 一 四

念 萍

「立報來哉，閘北我軍大勝，東洋人大吃敗仗！」

「剛剛出版，時報來哉，祇賣到六個銅板！」

在這清靜的街上，人們正舒服地睡着的時候，報販的呼喊，打破了寂寞的氛圍，使牠變成煩擾緊張，熱烈起來！

飛機不斷地在空中盤旋着，牠威脅了上海市民的生存，在恐怖中我讀着前方將士用熱血與頭顱構造成的捷報。報紙上的鉛字活潑地跳躍在我們的眼前，雖然昨夜在談論戰爭情形與猛烈的槍炮聲中，我沒有好好的睡過，可是我並不感到疲倦，我祇覺得愉快，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畢竟是來了啊！

真討厭，天空裏陰沉沉的，還下着濛濛的雨絲，路上充滿着污穢的泥濘，那對於一個要到外面去的人是多不方便呢！可是亦顧不到這點了，我決定要出去看看我們華界的情形；因為閘北這條路是走不通的，我祇好從南市去。

在廣寬的愛多亞路上，平時車馬就是非常多的，今天更形踴躍了，綠色的祥生汽車，紫紅的雲飛汽車，黃包車……塞滿了街頭，管理紅綠燈的巡捕顯然是很忙碌的。這羣從死裏逃出來的生命，他們在物質上的犧牲，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，可是爲了整個民族的解放，從魔鬼的手掌中走上生之大道，這屑微的犧牲，是有極大的代價的。

在菜市路上，無軌電車不敢迅速地前進，因爲沿街裝有無線電播音機的門口商店，擁着許多聽衆，他們都是恬靜而嚴肅的，在沉默中帶着興奮，從這裏我們明顯地看出民衆是怎樣在關心着前方的消息；他們在等待着捷報，使久久堆滿在心坎上的憂鬱的情緒，有一個發洩的機會，上海的市民怒吼了，中國覺醒了！

近方斜路上，一隊半武裝的同志雄糾糾的走着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使站崗的警士們亦不禁地唱起來了，這歌聲是多麼偉大！我們想：當這個歌聲傳遍了全國的時候，亦就是敵人向我們「屈膝」求饒，或天皇的帝國主義爬向墳墓裏去的時候吧？

因爲這裏是接近華界，所以情景亦有些異樣。在斜橋

與方斜路的接連處，放了兩只鐵絲網的架子，而來往的車輛又是那麼多，偶而還有幾輛軍用汽車經過，滿載着藤袋或鐵絲網；人們多遠遠地讓開它，我在這裏足足等了五分鐘。

轉入中華路，更感覺得冷靜了，電車和公共汽車已完全停駛，來往載運東西的幾乎完全用人力車。商店完全打樣了，街巷的鐵門緊閉着，平時繁盛和赴南市交通樞紐的西門，現在已陷於荒島般的寂寞之中了，我真想不到這環境的變遷，竟是這麼快，兩天前我還和朋友們興奮的在看救亡戲劇「保衛蘆溝橋」哩！

在陳英士紀念塔旁，高高的堆着沙袋，形成了兩個「壁壘」，幾位武裝的戰士在崗位上守衛着，有一個把槍架在沙袋上，朝向東方，緊閉一隻眼睛，按着瞄準器，裝作準備向敵人開放的樣子，他的強健的臉上露出愉快的微笑，看的民衆亦高聲地笑了。這是一幅多麼神聖的圖畫！真的，現在是「槍口對外」的時候了。

在西門至北門一段中，不斷的看見武裝警士，他們都帶了長槍，在胸前掛了兩個長柱形黃色外殼的手榴彈，在

崗位左右走着；另外又增加了許多公民訓練的壯丁在維持秩序。

脚有些酸了在朦朧的細雨和機關槍大砲之響聲中，我向回家的路上興奮地走着。

二月一日追記